

也说“毒舌先生”

——读王国维《人间词话》拾趣

陈庆霞

因为一直睡眠不佳,所以总要在睡前找一本不那么好读的书,凑合凑合可能就睡着了。前段时间找的是几年前读过的《人间词话》,不想几乎还是一夜到天明,差不多将《人间词话》又重温了一遍。书中将中国美学与诗学的完美融合、对三重境界的经典论述、关于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绝妙阐述……让人佩服之极。这部被奉为古典文学批评里程碑式的作品,各种名家和不是名家的评论已如汗牛充栋,不容我等赘言。此次拜读,最令我惊诧又兴奋莫名的是从中读到的王先生的率性刻薄和爱恨分明,他对古代词之名家,凭个人喜好,从柳屯田(柳永)到白石梦窗玉田(即姜夔、吴文英、张炎),兴之所至,全都骂了个遍。现摘引一二:

先说柳永。他说柳屯田是浪荡轻薄子,只能道奶奶兰心蕙性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等语句若非欧公,柳永等鼠辈绝不能道也。可怜的柳屯田,就因为轻薄浪荡,连自己白纸黑字亲笔写下的作品都不算,被认为是剽窃了人家欧阳修的。

再说贺铸:“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毫不留情地,贺铸在北宋名家中被打成了倒数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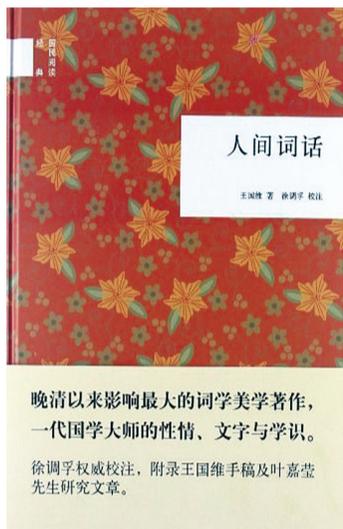
论周邦彦:“永叔、少游(指欧阳修和秦观)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即周邦彦),便有贵妇人与倡伎之别。”把老周比作倡伎,若老周泉下有知绝对会生气醒过来。

一首扬州慢名动古今的姜夔,王先生不仅说他的“二十四桥”稍隔,还直接问候了他的人品,说“白石可鄙”。

评价张炎等人:“梅溪、梦窗、玉田、草窗、西麓诸家词虽不同(指史达祖、吴文英、张炎、周密、陈允平等),然同失之肤浅,乡愿而已。(乡愿大致的意思是山野鄙夫)。之后对张炎单独评价:“白石尚有骨,玉田则一乞人耳”。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不要脸的臭要饭。

如果知道他对吴文英等人的评价,前面这些人都会感激涕零了:“宁梦窗辈龌龊小生所可语耶?”之后对唐五代、北南宋之词家分别做出品评:“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然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意思是南宋之后的词家是俗子,俗子的可厌程度,连倡优都不如呢!

王先生的率性刻薄和毒舌程度真叫人哑舌,谁叫他眼高于顶呢!“吾于词,五代喜李后主、马正中而不喜花间,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爱稼轩(辛弃疾)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任何艺术评论,有时最有意思的是看到作者坦露自己的兴趣偏好,王国维对冯延巳、秦观、



晚清以来影响最大的词学美学著作,一代国学大师的性情、文字与学识。
徐调孚权威校注,附录王国维手稿及叶嘉莹先生研究文章。

晏殊、李煜等名家真是非常偏爱,他认为应该以“境界”来品评词作水平之高下,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说的的确也对,只是他对柳屯田的贬损,实在太不公平,着实让我非常不爽!

不过最有趣的还是书后附录的《人间词甲乙稿序》,序言的作者是樊志厚,他对王国维所作的人间词甲、乙稿推崇备至,其吹捧程度也到了惊人地步,也有人推论樊志厚其实就是王国维自己,反正不管樊是不是王王是不是樊,我们来看看樊是怎么把王捧上天的:及读君自所为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能沈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君始为词时,亦不自意其至此,而卒至此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若夫观物之微,托兴之深,则又君诗词之特色,求之古代作者,罕有伦比。呜呼,不胜古人,不足以与古人并,君其知之矣。世有疑余言者乎?则何不取古人之词,于君词比类而观之也。——光绪丙午三月山阴樊志厚。

意思是觉得自欧阳修以来少有能作词作得像王先生这么精致工巧、意蕴深远的,说他的词作名句时有出现,大多的作品都能超越前人,在从古到今的诗人中寻找,很少有能和王先生相提并论的。王先生开始作词时,也想不到自己能达到如此高的造诣,而最终能达到如此境界,是鬼斧神工啊!是天意啊!是人力是不可到达的啊!

被夸到如此骇异程度,当真也是“自古至今,罕有其匹”啊!

性情耿介之人,敢于言人所不敢言,褒誉针砭,率意而评随性而发,虽因个人喜好有时不免失之于偏颇,但其直言直语畅快淋漓之处,也反衬出了王大师之真性情与耿直可爱,我想这也许就是这本“文论之明珠、不朽之经典”另一层面的动人与精彩之处吧!

悦读时光

湖畔春花开

胡法泰

天气晴暖,又是一年春花开。

赏梅,雅事。“风传春信一枝梅,不等诗翁独自开”,梅花开了,以其独特的形象,深得人们喜爱。走上“人行桥”,梅花懂人心事,它努力伸长脖子,将花枝伸展在眼前,任你近距离观察,任你拍照。受此惠顾,我换了思维,只拍单朵梅花——光线、角度、距离,神情专注。一剪梅花,在千万诗人的词藻笔墨中,穿越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历经霜雪,在傲然绽放。陆凯说:“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王安石说:“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卢梅坡说:“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惟妙惟肖,出神入化。

我赏梅,因它有“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的气概,觉得它横跨冬春两季,既为冬添彩,也为春点缀,不可多得。赏梅中,心也跟着清雅起来。“园中霜美人,微笑启朱唇。腊月冲寒放,花魁来报春。”梅花,还有报春使命?那么,我感觉春就在前方不远处。

转向湖边,果然遇见了迎春花,的确意外地开了,但花儿不多,疏疏落落的。迎春花很有个性,先花后叶,花瓣呈黄色,单生于小枝的叶腋。它有极强的生命力,如将枝条插入土中,就能生根发芽,它由六瓣组成一朵花。在阳光下、春风中静静地优雅:“觉来但有南窗静,叶瘦花肥醉锦薰。”“风来舒绿叶,律转斗黄葩。”“愁里弄妆冬不觉,东风先与约黄归。”读之,神清气爽。看它枝条倒垂,花色鹅黄鹅黄的,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湖山春来似画图”,陡添一湖春光。

迎春花开了,春之阡陌,将徐徐开启百花争艳的大幕。

郁金香,没有玫瑰那么热情,没有荷花那么清幽,没有水仙那么纯洁,没有梅花那么坚定,没有牡丹那么高贵,但它总是优雅纯厚,娇艳妩媚,令人陶醉。微风中,摇曳的郁金香,和春天碰出了一个优雅的梦。

乍看,它整整齐齐,亭亭玉立。细看,形象万千:有的落落大方,舒展花瓣;有的花蕾挨着花蕾,窃窃私语;有的含苞待放,宛如害羞的小姑娘;有的花开正艳,浑身散发着芬芳。黄的赛金,粉的如霞,白的似雪,居然还有颜色相间的。群居的它们一片又一片,似乎没有沾染一

丝人间烟火。它是那样的清纯素净,简直是一幅水墨画。唐朝诗人李白赞道:“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杜牧写道:“不语亭亭俨薄妆,画裙双凤郁金香。”沈佺期也说:“玉钗翠羽饰,罗袖郁金香。”盛赞郁金香的高贵和典雅。

关于广玉兰,有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很久以前,一家门口种了很多广玉兰,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好景不长,丈夫去山里打柴,跌下山谷……儿子听闻去寻找,遇猛虎葬身虎口。父子遇不测,其妻绝望,亡身于广玉兰树下。如此悲惨境遇,广玉兰,陪着流尽了所有的汁液。从那时起,花就成了白色。

故事归故事。玉兰花的确实不惧严寒风雪的考验:“冰心一片晓风开,总领百花迎春来。”于是,有人说春是从玉兰花开始,它传递百花到来的信息。有许多赞美玉兰花的诗文,明朝周沈《题玉兰》中写道:“翠冬多力引长风,点破银花玉雪香。韵友自知人意好,隔帘轻解白霓裳。”还有这样的描写:“娟娟白裳,娉婷而至。其花如雪,通体皆白。”我拾一片通体皆白的花瓣,握在手上,有花香,有春信,有诗意,犹如收藏一段弥足珍贵的春光。

玉兰花,品种多。一树一树的洁白,一树一树的嫣红,一树一树的桃红,一树一树的艳丽,像贵夫人一般。花瓣清新脱俗,光滑细腻。它们迎着月光,沐浴晨露,在春的意向里绽放。“但有一枝堪比玉,何须九畹始征兰。”玉兰花,开在生命的路上,它把日子苦辣浸出花香,把春天打扮得高雅洁净。

玉兰报春了,繁花似锦就可期待了。洁白的樱花雨,会纷纷而落,浪漫了春天,柔软了心灵。蔷薇花下,嗅着花香,会让春天变成美好的回忆。农家的油菜花,将染黄大地,一片又一片,一垄又一垄。暖阳、和风、蜜蜂、蝴蝶……真想把这一抹明媚春景,揽入胸怀亲个够。

好吧,春,似乎在每个夜晚都数着它的花朵。那么,我们也数数手机拍下的花朵吧——春的绿、春的红,还有春的遐想。

湖畔春花开,真好。朋友们,再忙也要记得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去看看盛大、鲜艳、美好大自然的花展,看看万紫千红的春天。

龙潭走笔



春的消息 余志明 摄